

今天禁说黄段子

(小说集)

聂鑫森 著



www.chnebook.com.cn

CHNEBOOK

序

你不可能没有经历过爱情的滋润，这个世界只要有男人和女人，爱情便会成为一出常演常新的戏剧。那么，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，就像植物一样，蓬蓬勃勃地生长。你可以从这些作品中，看到自己的影子，寻找到自己情感的履痕，以致身临其境，悲欣交集。

请你翻开这本《今天禁说黄段子》的小说集。

这是属于当代爱情领域的一份有趣的“记录”。机关公务员因禁说黄段子的压抑，反而情欲冲动，陷入他人所设的圈套；素无交道的一对男女，因夜深停电而关在电梯中，意外地得到爱情的惊喜；公安战士去解救被拐卖的妇女，谁知被拐卖者却拒绝解救，钟情于她眷恋的这个纯朴的家；跻身于白领阶层的年轻女人，以为在酒吧寻找到了浪漫的爱情，谁知碰到的却是一个“三陪男”……此外，书中还展示了私营业主的爱情，大学生的爱情，演员的爱情，下岗工人和退休工人的爱情，老城小街小巷中小市民的爱情，以及穷乡僻壤的爱情图景。

集中的不少作品曾被各种小说的选刊和选本所转载，如《风雪夜归人》、《塑料人》、《热线》、《大樟树下》、《净土》等。著名评论家和作家雷达、贺绍俊、王俐俐、王一川、李元洛、野莽、郝雨等诸位先生，曾对我的短篇小说予以青睐和称誉，使不少读者得以走近我的小学世界，在此我要表示深深的谢意。

二〇〇三年五月

目 录

- 1、序
- 2、今天禁说黄段子
- 3、风雪夜归人
- 4、解救行动
- 5、正是江南好风景
- 6、塑料人
- 7、净土
- 8、热线
- 9、海棠如血
- 10、永在花季
- 11、今夜，我与你同行
- 12、沙洲蓝茵
- 13、晚香玉
- 14、一生
- 15、异兆
- 16、半边街
- 17、垂钓死湖
- 18、债主
- 19、燕菁
- 20、小俩口
- 21、空镜
- 22、远去的桑塔纳
- 23、今夜电视无讯号
- 24、大樟树下
- 25、买翠
- 26、茶亭
- 27、中秋月皎皎

今天禁说黄段子

从古到今，中国的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都极为发达，可惜的是史家的目光只关注前者而忽略后者。究其原因，口头文学属于大众化的创作，俗，又是口口相传，内容增增减减，随意性很大，终难登大雅之堂。但是，它的生命力却很强大，传播面相当广泛，即使在穷乡僻野，依旧呈现出鲜活的形态。此中，尤以政治笑话和黄段子最为人所称道。一个是“政治”，一个是“性”，为什么会成为国人的兴奋点？这值得专家学者寻根探底。眼下，无论在严肃的机关办公室里，还是在杯盏交错的宴席上和芸芸众生的家居楼中，这两类口头文学如野草疯长，每个人既是传播者也是创作者，无数经典式的作品便在肆无忌惮的笑声中应运而生。

于是，A市市委和市政府联合发出了一个重要文件，明令党政干部不得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说黄段子，违者必究。

正科级科员、三十一岁的刘敢，走进市政府大楼四层的“无管办”时，正是羊年初春的一个早晨，窗外飘着淡淡的春雾，日光在高天若隐若现。“无管办”是无线电信号管理办公室的简称，任务和职责都很庄严，其实是并无什么重要的事可做。虽是处级架子，却只有三个人，一正一副两个主任，再加上一个科员。正主任已近花甲之年，许多的日子都住在医院的老干病房，悠悠然地打发时光。

副主任老苟也是半老头子，秃顶，小眼，眉毛却浓黑如漆。他见刘敢进来，兀地抛出一句：“你看看你桌上的文件！”

“我不看。我是科员，文件由主任看了再向我传达，这叫程序。”

“你不看？与你有密切关系！”

“又要升工资了？”

“想歪你的脑壳吧。文件规定，从今天起禁说黄段子！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你平时是最喜欢说的，好好读，别再图嘴吧快活。”

“你不是最喜欢听黄段子？喜欢说的不干，不喜欢说的人来真格的！”

“放屁！”

刘敢哈哈笑了。

刘敢坐到办公桌前，细细地阅读文件。读完了，问道：“苟头，只禁黄段子，

是不是政治笑话倒可以尽兴说了？”

“黄段子只是鄙俗一点，都禁止说，难道还让说政治笑话吗？”

“那为什么不写上禁说政治笑话呢？”

“明知故问！你说，怎么去界定‘政治笑话’？反正，你嘴巴上设个岗哨，别自讨没趣。”

“好，好。我上班多喝茶，多跑厕所就说是。厕所墙上的宣传标语牌多有意思：来也匆匆，去也冲冲。含不尽之意于言外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想出来的。”

老苟板着脸，一言不发，只顾看手里的报纸。

静。

刘敢第一次感受到了这幢大楼的静，往常呢，楼上楼下和这层楼的办公室总会传出杂沓的脚步声，传出压抑不住的笑声，那笑声说明又有人说段子了，而且说到精彩处了。很多的时候，当他和苟头喝茶枯坐，苟头会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问：“刘敢，又听到什么了？说一说。”苟头从不说出“段子”两个字，这是他政治上成熟的表现。刘敢喝口茶，便会小声地娓娓动听地说起来，当“包袱”抖出来后，苟头会闭住嘴闷闷地笑，憋得一块脸猪血般红艳。刘敢觉得很痛快，享受着一种口唇快感。可今天，这幢楼真静，借用两个文雅的字眼是：枯寂。昨天朋友请吃晚饭，他还真学到了几个新鲜的黄段子，那才叫绝，可惜不能说。假如，苟头有兴趣，提醒他一下，现在又关着门，他是想“复制”一遍的。可苟头就是不作声，五十岁出头了，眼巴巴就望着正主任那把交椅。想到这里，刘敢偷偷打量了苟头一下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苟头手捏着报纸，双眼正盯着对面的正主任的那把旋转高背皮椅，目光恶狠狠的。刘敢低下头去喝茶，故意“咳”了一声，苟头惊得收回了目光，再去看他那似乎永远也看不完的报纸。

工间休息十分钟，大楼依旧很静。

中午了。

刘敢每天中午都不回去，在政府食堂吃过饭，便去娱乐室，喝茶聊大天，或者找人下棋、打扑克。这里很热闹，是黄段子的衍生地，你一个，我一个，听得人心里热烘烘的。但今天当他走进食堂，发现吃饭的人比平时少了许多，一张张桌子都空在大厅里，挺委屈的样子。他匆匆吃了点饭，再赶到娱乐室，也只有几个人在默默地打牌、下棋，哑巴一样。他这才后悔了，不识时务啊，人家都想法子消遣去了，他也该赶回去吃中饭，老婆当晚班，整个白天都在家里，不是可以

说说话吗？细细一想，也不妥当，从市政府坐公交车回家，要转两次车，一个小时就丢在路上了；吃过午饭，得赶忙起身来上班，还能和老婆说什么话？他只好腻腻地回到办公室，反正有空调，和衣在沙发上躺一躺，睡个午觉。可哪里睡得着，心里头憋得很难受，他想象要是老婆在这里，他是会毫不犹豫地要和老婆做那件古老而新鲜的事的。他狠狠地往沙发上擂了一拳。

好容易熬到上班。上班又怎么样？依旧是他和苟头各自枯坐着。他装模作样地看了几份文件，接了几个电话，总算把这个悠长的下午熬完。

下班铃一响，刘敢冲出办公大楼，急匆匆去赶车。他希望尽快赶回家去。五点半下班，最好能六点半前到家。老婆这段日子厂里特别忙，尤其是她上班的那个尿素车间，所有的机器都满负荷运转，春天来了，农村需要大批量化肥。人手不够，控制室的仪表工得两班倒，一班十二个小时。老婆上的是夜班，今天八点明早八点。从家里到工厂得坐四十分钟的公交车，也就是说她必须在七点十分时匆匆离家，否则就要迟到。

路上塞车了。当刘敢赶到家时，已是六点五十分。老婆白珊已经吃过饭，正在换衣服，内衣内裤是水红色的，上面刚刚套上一件红羊毛衫，旁边还摆着一堆待穿的东西。她站在镜子前，苗苗条条，风情万种，自个儿欣赏自己。

“刘敢，饭菜热在灶上，你吃吧，我得去赶班了。”

刘敢丢下黑提包，喘着粗气，从客厅窜进了房里，一把抱住了白珊，嘴巴也忙着找地方乱“啃”。

二十七岁的白珊确实长得很漂亮，有模有样，该凸的地方凸，该凹的地方凹，特别是笑起来的样子好看，羞答答的，很含蓄。文化是低点儿，可也是原汁原味的高中，她没有什么别的情趣，饭菜却是做得有款有式。只有一样使刘敢略感遗憾，就是当他们捉对儿在床上倾泻激情时，他总是嗅到从白珊身上的毛孔里，散发出来的化肥的气息，于是动作便迟缓起来。白珊问你咋啦？他只好说没什么。但他明显地感到此后的过程和结果，都带有勉强的成分。他妈的真怪！

白珊红着脸问：“大白天的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要……”

白珊轻轻扳开他的手，说：“别闹了，我要迟到了。”

“迟到就迟到，不过扣点儿破奖金！”

“不止是扣奖金，厂里正整顿劳动纪律，弄不好，会开除的。”

“对面的胡坚。不是你们车间的副主任吗？这点面子还不给！”

白珊的身子下意识地扭了一下，说：“胡主任都害怕呢，这些天同样跟着倒班，不到六点，人家就走了。我争取明早找个借口请假提早回来一两个小时，你就缩在被子里等我，好不好？”

刘敢只好“嗯”了一声，然后长叹了一口气。眼睁睁看着白珊一层层包装好自己，然后拎上坤包，朝他挥了挥手，如一尾鱼，哧溜一声就闪到门外去了，随即又轻轻地带关了门。

就剩下了他一个人。

孩子莺莺刚四岁，一直由爷爷奶奶带着，难得在自己身边呆几个小时。要是孩子在身边多好，可以和她做游戏，可以和她一起讲故事、唱儿歌，然后哄她上床睡觉。现在却只有他一个人，和一条灯光下的影子。他想起了一个年轻诗人的句子：“寂寞如蚕，一点点咬噬我的心叶。”昨天他没有这种感觉，因为昨天上班的地方热闹，他说了不少也听了不少有趣的段子。而今天，他哑了一天也聋了一天，想快快回家赶个热乎场面补偿一下吧，也他妈的没有得逞。人倒霉，喝口凉水都会塞痛牙缝。

他决定先填饱肚子再说，顺带喝几杯小酒。“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……”谁的句子？李白老先生的。然后呢，泡澡。他放了满满一浴缸热水，在吃饱喝足之后，赤条条地躺在热水里，把头搁在缸边，微微闭着眼睛。

假如，他不搬家呢，还是住在父母的那个三居室里，老老小小五口人，该有多热闹。可白珊说憋得难受，特别是在床上的时候，她喜欢哎呦哎呦地叫唤，这种情景使刘敢很兴奋。可隔壁就睡着老人和孩子，怎么着也得忍了，流水再急，也得用闸门闸住。他们原先住在政府后院的一个一室一厨的小居室里，觉得挺窄小，这才在一年前搬到父母家去。小俩口商量来商量去，下决心要另外买一套两居室带客厅、厨房、卫生间的房子，不想双方的父母都举双手赞成，答应小作补贴。于是，白珊积极地领着刘敢，满城看房子。从这个社区到那个社区，作着种种精细的比较，当然是以白珊的意见为主。最终他们选定了城东翡翠小区八栋中门四楼的一套房子，交了款，拿了钥匙，包给人搞完了装修，再雇了搬家公司的人，几个小时就把一切弄得妥妥当当。搬家的时候，这个单元的人都上班去了，谁也弄不清他们是怎么搬进来的。对面的人家，不知是旅游外出了，还是压根儿就没有人，一连七八天，什么动静也没有。记得搬过来的第一天晚上，小俩口一

起来浴缸里痛痛快快的洗了个鸳鸯澡，衣服也不穿，就直接上了床，开始了一场毫无顾忌的游戏。白珊哼着、叫着，像一尾鱼在刘敢怀里钻来钻去。可惜，刘敢还是闻到了一股很遥远的化肥的气味。他恼怒地抓过香水瓶，使劲地往白珊身上喷香水。白珊说你干什么？这可是法国香水，挺贵的。他说贵就贵，他妈的！

有一天傍晚，他们听见对面的门前有响动了，便打开门，一齐走出去，想跟没见面的邻居打个招呼。背对着他们站在对面门前的也是一对年轻的夫妇，身边放着几个大旅行袋，看样子是出门多日刚刚返回。当那对年轻夫妇听见脚步声转过身来时，刘敢和白珊都楞住了，世界真小，世事真巧，居然是老熟人、老同事！

刘敢说：“顾青，是你们！”

白珊说：“胡坚，胡主任，你们也住在这里？”

大家一齐笑起来。

顾青是市政府财务处的会计，刘敢当然和她熟谙。而胡坚是化肥厂车间的副主任，是白珊的上司。这种相见的场面，也许是对现代生活境况的一种讽刺，除了上班在一起之外，谁去管他人的闲事呢？

白珊说：“胡主任，你这是到哪去了？”

胡坚三十出头，身体很壮实，浓眉大眼，嘴也特别大。他说：“我妻子顾青在北京学习一个月，我就住到父母家去了。十天前，我请了轮休假去北京接她，顺带到承德、白洋淀去玩了几天，刚刚下火车哩。”

顾青说：“我们是邻居，往后交往的日子还长着哩。”

“对。你们先去歇着吧。”刘敢说。

各自回屋，关上了门。

白珊说：“怎么就这么巧呢？你和顾青也是同事。”

“这有什么。有时候兄弟对面住，也未必早知道，这叫隐私权。”

此后，两家的关系自然是亲热得不得了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互相匀着送过去；或者在假日，轮着到饭店作东请客。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因内容不同而自然分成两个团体，胡坚和白珊说车间里的事，尿素产量、质量，奖金怎么分配；刘敢和顾青的话题则在政府院子里转，不过，他们都是大学生，还会说些大学校园里的趣闻，诗社呀，演讲呀，花花草草呀。总之，他们都有一种满足感，都觉得能在一起做邻居，是一件幸事……

刘敢终于把一身泡舒坦了，换上干净衣服，坐到客厅的沙发上，打开电视机

看一部爱得死去活来的电视剧《风雨人生》。

门铃突然响了。

刘敢忙去开了门，竟是顾青！

顾青大概也是刚洗过澡，浑身散发出潮湿的但又芬芳的气息，刺激得刘敢的鼻翼不停地翕动；刚吹干的头发纷散地垂披在肩上，闪出柔润的光泽；她因为没罩外衣，黄羊毛衫下的胸脯显得很高厚。

“刘敢，打扰你了。”

“我正没事，进来坐坐。”

顾青脸红了一下，走进来，顺手把门带关了，声音很轻。

“先生上夜班去了？”

“跑得比鬼还快，早晚不见人影儿。又没有孩子，闲得慌。”

“胡坚身体好，他不会让土地荒着，收成总会有的。”

顾青扭过脸来，大大方方地说：“你又说黄话了，小心被白珊听到。”

“这句话一点都不黄呀。坐，我给你沏茶来。听说你们财务处，最喜欢讲黄段子，未必你每次都捂住耳朵？”

“人家听得，我怎么听不得？”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不知道是酒在起作用，还是突然来了顾青，刘敢的情绪慢慢好起来，思维也特别敏捷。

“顾青，今天我们这栋楼真静，静得像一个人都没有了。”

“那是的。禁说黄段子，可苦了你这张嘴巴。”

“顾青，你可冤枉人了，我很少说呀。”

“别装了，你们苟头每次到财务处来报销，都要说一两个，末了必加注解：我是听刘敢说的。”

刘敢笑了：“苟头暗里下绊子，我明天要找他算帐。”

“千万别去为难人家，这算什么，说个黄段子犯法了？”

“那也是。”

顾青呷了一口茶，眼睛亮亮地望着刘敢，然后又笑了一下，笑得很迷人。

“刘敢，我是来找你帮忙的，我想借把螺丝刀，家里有盏灯的保险丝断了，得重新弄一下。”

“小事一桩，过会儿我到房里去找来就是，然后我去帮你家装。这些事，你不要胡坚去做，怕他累着了，影响能量发挥？他是工厂里的人，对这些熟悉得很。”

“要他做？厂里的事都忙不过来哩，你看他一天在家能呆几个小时？他不在家也好，他身上那股化肥味，洗也洗不干净，让人受不了。”

“不会吧，化肥味还带到家里来了？”

“你别装傻，白珊身上就没有？”

刘敢不作声了，点燃一支烟，好像他真的闻到什么气味了。

“顾青，你刚才说什么了？”

“我说，白珊身上就没有？”

“有是有，只有在床上才能闻到。”

“呸，你又说黄话了，这比说黄段子还鄙俗，我不想听你闲扯，我要走了。”

顾青说是说，却并没有起身。

“其实，黄段子也有很雅的，一点都不黄，我说一个试试？”刘敢更加胆大了。

顾青没作声，只是端起茶杯喝茶。

“你不想听？”

“你有屁就放吧，又没有谁去汇报。”

“还大学生哩，说话真粗。”

“你早毕业几年，比谁都油。”

刘敢又笑了。

“好，我先说个古代的笑话。乡下有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，因为家里穷，男的出家当了和尚，女的呢，被卖进了青楼。有一天女的到庙里去烧香，正好碰见了和尚，两人自然是百感交集。女的问男的生活得怎么样？和尚说：‘我还能怎么样？不过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！你呢？’女的说：‘我和你稍有不同，不过是做一天钟撞一天和尚罢了！’”

顾青忍不住大笑起来，笑得弯下了腰，用手捂住了肚子。头发散开，露出一截白白的颈子，似玉。

刘敢的心咚咚跳起来，他分明又嗅到了从顾青的头发上飘袅而出的香气。

待顾青笑完了，刘敢的目光还是痴痴的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刘敢又点上一支烟，说：“没什么。”

“你说个现代的。”

“你家养狗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我不喜欢养什么狗呀猫呀的。”

“没有狗我就放心了。我再说一个：有一个漂亮的女士，丈夫老在外面出差，她寂寞呀，就养了一条爱之如子的哈巴狗，叫做宝宝。宝宝很聪明，在主人的训练下，可以接电话。有一天深夜，电话铃响了，宝宝忙条跳上沙发，用两个前爪捧起电话。打电话的是女主人的女友，她问：‘是宝宝吗？’小狗答：‘汪。’‘妈咪在家吗？’‘汪。’‘一共有几个人呢？’‘汪，汪。’‘哦，两个人，他们在做什么呀？’小狗连忙‘嚯、嚯、嚯’地发出急促的喘气声。”

虽说故事中是小狗喘气，其实是刘敢在喘气，喘得非常性感、非常形象。顾青没有笑，一块脸红得像桃汁染了一样，两条腿下意识地紧紧并着。

他们又说了一些闲话，快十一点了。

顾青说：“你给我找螺丝刀吧。”

“好。我也不知道放在哪里，你帮着一起找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。”

他们一起走进了卧室，挨得很紧。

“刘敢，开灯吧，我怕。”

“灯坏了，别怕。”

刘敢一把抱住了顾青，口里直喘粗气。顾青没有拒绝的意思，只是娇婉地“哎”了一声。

“顾青，你身上很香。”

“没闻到化肥的气味？”

“没，没有。”

刘敢弯下腰，横抱起顾青，快步朝床前走去。

顾青是凌晨四点钟离开刘敢家的。

第二天也是个晴朗的日子，白天的情景和凌晨两点钟前的情景，和先前一样，如同原创书的再版。但在凌晨两点钟刚过的时候，白珊神不知鬼不觉地用钥匙打开了大门，然后闯进了卧室，扯亮电灯，把赤条条一丝不挂的刘敢和顾青活捉住了。

在一阵沉寂之后，白珊温柔地对顾青说：“你先回去吧，没你的事，我有话要和刘敢说。”

在走出刘家并带上大门的那一刻，顾青心存感激。

白珊问：“刘敢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离婚吧。”

“怎么个离法？”

“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东西给你，我只拿走我的衣服。”

“孩子由我带着，你一个大男人，什么都不会。但你作为莺莺的父亲，可以随时来看望她。”

刘敢觉得很对不起白珊，这是他的错。

他们当晚就签好了协议离婚书。

刘敢用一个皮箱，装上他的衣服，很悲壮地走出了家门，回他的父母家去。

三天后，刘敢和白珊办好正式的离婚手续，并把莺莺交还给白珊。临走时，莺莺天真地说：“爸爸，下班了快回来陪我玩。”刘敢说：“我会的。”

一个星期后，顾青和胡坚也离了婚，和风细雨，没争没吵。顾青很感激胡坚的大度，自愿不要房子和其他财产，孤另另一个人回了她的娘家。

日子过得很快。一个月后的一个双休日，刘敢先给白珊打了电话，说是来看看孩子，白珊很客气地说：“欢迎你到我家来。”

敲响门铃后，开门的竟是胡坚！

白珊说：“这是我的先生。”

刘敢在骤然的惊讶之后，很局促地走进了客厅，和孩子呆了十来分钟，就匆忙地离开了胡家。

他通过熟人去多方打探胡坚和白珊的情况，才知道这两个人“好”了两三年了。那么，从购买住房、安排两家见面、特意做晚班，然后生擒刘敢和顾青，都是出自胡坚和白珊的精心策划。而他们却毫无所知地钻进了一个温柔的套子中，定下城下之盟，乖乖地接受“宰割”。刘敢佩服白珊对他的知之甚深，当然她也很能把握顾青的心态，第一天禁说黄段子，就敏感地判断出将在他们身上产生奇异的作用。那两个晚上，白珊和胡坚应该就藏在附近，像猎人一样耐心地等待着走向套中的猎物。胡坚和白珊是绝对的胜利者，分明犯了错在前，却让他和顾青心存内疚，而且一下子囊括了两家的财产，这手段了不得！

刘敢希望和顾青好好谈一谈，他要对顾青负责，如果她同意的话，他们可以顺理成章地组成一个新家。但顾青说：“这与你没关系，我和胡坚分手，只是迟早的事。我们呢，也没有必要结什么百年之好。刘敢，对不起。”说完，顾青潇洒地走了。

苟主任有一天在办公室看文件，忽然对刘敢说：“离了？唉，我多次告诫你，你老关不住一张嘴，讲什么黄段子呀，你老婆能放心？！”

刘敢蓦地站起，一拍桌子，吼道：“你他妈的胡说什么！”

苟主任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风雪夜归人

虞汀写完一份党史材料，圆圆地打上最后一个句号时，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。看了看表，十二点差五分。也就是说，从吃过晚饭到现在，她为这份党史材料的考证、撰写，差不多花了六个小时。她本来打算下班后，到市委的食堂里用过餐，再上街去逛一逛商店，眼看就是新年了，该去买件新衣服，还有化妆品什么的。从大学的哲学系毕业，分到市委党史办，一晃就是几年。机关的生活太单调了，何况是一个市的首脑机关，整天地泡在材料里，人也变得和材料一样老气。她没穿过过于时髦的服装，也不敢过分的化妆，连说话和笑都是轻轻的、压抑着的，这机关大楼的严肃气氛，悄悄地改变着她的一切。在大学时她不是这个样子，风风火火，敢笑敢闹，什么时装表演、诗歌朗诵、专题辩论会……她都去参加，她成了男孩子注目的焦点，惹得班上的女同胞又嫉又疼。那时的她，真正是光彩照人，朝气蓬勃。而现在呢，常有一种“老”的感觉，二十八岁，整天地厮守着一间办公室，一堆子永远没完的史料、报告，连谈恋爱都觉得无兴致。今天下班，原本把晚上的活动想得好好的，老主任说这个材料你晚上突击一下，明天市委要讨论，要确定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点。轻飘飘一句话，就把她“钉”了一个晚上！她本想头一别，说声“我有急事”，可说不出口，刚刚入党转正，又到市委党校参加了新干部培训班，能不识抬举么？！她发现自己“老”，是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中学时的一个女同学，女同学一身俏丽，口又快：“哎呀呀，虞汀呀，我们的美人怎么成熟得这么快！”那两道打量她的目光，在她脸上扫来扫去，怪怪的。“有男朋友吗？”虞汀又摇摇头。“别把自己弄得像个女官员似的，男孩子就怕这个！”那一刻，虞汀的脸红得发烧，竟呛得说不出话来。虞汀收实好桌子上的东西，下意识地拿出小镜子照了照，她发现自己很憔悴，脸黄黄的，两眼尽是血丝，便慌忙把镜子收起来。该回宿舍去了，也许这座叫“红宫”的市委办公大楼，巍巍十五层，上千号人早已走得一空，她是最后留下的一个！想到这么的一座楼就她一个人，心里又有些恐慌，不是怕鬼怕坏人，而是一种过于阔大的寂寞对心理的侵蚀。她得赶快离开这座楼。党史办在十四楼，乘电梯下去，呼呼地快得惊人，然后走出大楼，步行几百米，就到了她的宿舍了。宿舍里依然是她一个人，这样岑寂的冬夜，没有热茶，没有夜宵，她觉得自己很可怜。在她站

起来准备走出办公室时，她听到窗玻璃上发出极细极细的声音，像窃窃私语，充满了一种温柔。她急步走到窗前，往外面看去，啊，漫天大雪，羽毛似的抚摸着窗玻璃。她莫名其妙地眼睛湿了，她把脸贴到玻璃上，玻璃很暖（因室内有暖气的缘故），像贴着另一张脸，久久地。

虞汀终于熄了灯，走出办公室，再带关了门。关门的声音尽管很轻，但在这空荡荡的大楼，在这子夜时分的寂静中，却变得十分宏重。楼道上的顶灯，洒下乳白色的光辉，稠得像奶汁似的。她从东头走向楼中央的电梯口。刚走两三步，她分明听见西头的一间办公室的门远远地响了一声，她吃了一惊：有贼！不可能，大楼门口有昼夜值班的人，市委大院门口也有警卫，谁敢到这里来行窃？那么，一定是一个和她一样刚加完晚班的人了。她的心里充满了暖意，她并不孤独。这座楼有多少部门，连她都弄不明白，这第十四楼又有几个单位，她也不清楚。她听到西头的门响之后，传来很重的脚步声，是一个男人，而且还很年轻！女人的脚步没有这么重，在机关工作久了已磨得无棱无角的男人的脚步也没有这么急促有力。从远远的西头走过来的人渐渐清晰，果然是一个三十不到的男人，一米八的个子，戴一副宽玳瑁边眼镜，穿一件黑长呢子大衣，样子很像日本电影《追捕》中的杜秋。虞汀脸忽然红了一下，不急不慢地朝电梯口走去。

男人很快到了电梯口，他按了按门边的电钮，等电梯从楼底升上来。他在这个等电梯的时间里，才转过脸来，对慢慢走来的虞汀微微一笑，并不说话。虞汀在这一霎时后悔自己走得太快，为什么不等这个男人先乘电梯走呢，自己乘下一趟，反正已经很晚了，也不在乎这几分钟，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她想：我可以装着忘记什么了，再折回办公室去。就在她准备转过身去时，那个男人开口了：“你也在加班？我还以为只我一个人哩。”男人边说话边做出一个优雅的手势，宏重的声音衬着这个手势很迷人。虞汀的身子转不过去了，依旧朝前走着，她点点头，说：“外面下雪了哩。”男人说：“你一定想起了小时候垒雪人的趣事了，要不怎会这样高兴？”“是吗？”“没错。这座楼里的人没有像你这样特意说出下雪的事儿，他们都麻木了。”虞汀开心地笑了，这男人很有情趣，说话也坦诚，分明在夸着她。“你呢，也喜欢这雪？”“喜欢。第一瓣雪触到玻璃上时，我就发觉了，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打雪仗、垒雪人，想起了在大学校园结着伴去寻梅，梅香从雪花的空隙里飘出来，清雅而带点苦味。”男人的声音真好听，像在朗诵一首诗，虞汀立刻沉溺在雪花梅香的氛围中，心突突地跳着。她已经好久没有这种

感觉了！

铃声一响，电梯升上来了，接着电梯的门缓缓地打开了。男人优雅地做了一个“请先上”的手势，并且一直站在门边，手指摁在电钮上，以防门突然关闭。虞汀很感动，她笑了一下，很快地走进电梯里。接着，那男人也跟了进来，门关了。他又在那个“1”字的按钮上点了一下。电梯开始下降。这个小小的电梯间，四壁都是合金钢的，晶亮晶亮，照得见人影；顶灯十六盏，投下明亮的光。他们分靠着两壁，中间便空出一大块地方，红色的土毯很干净。那男人微低着头，虞汀则仰起头去看顶灯，灯光流淌在她的脸颊上，痒痒的。她忽然有了一种想说话的欲望，甚至埋怨这个男人也不说点什么。男人只是低着头望脚下的地毯。虞汀问：“你在哪个部门？”他抬起头来，说：“政研室。你呢？”“党史办。我叫虞汀。你的大名？”“大名艾捷，小名毛伢子。”虞汀格格笑起来，笑得胸脯子一耸一耸，这个男人真逗！男人又说：“你的笑声很像我的一个女同学，真的。”虞汀说：“艾捷，我猜这个女同学准和你的有一点什么瓜葛，要不走出大学好几年了，你还记得她的笑声。”艾捷没有出声，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。他把目光移到电梯电子显示表上，“13——12——11——10——9”，“9”刚一闪，突然，顶灯熄了，电梯震动了一下，猛地停住了。虞汀惊叫了一声：“停电了？”艾捷说：“停电了。”“那我们走不出这电梯了？”“走不出去了。电梯不让我们去看雪，怕我们着凉。”“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”“不开开心就这么干着急？电梯不相信眼泪，你哭也没用。”虞汀跺了跺脚，说：“偏偏这时候停电？”艾捷说：“应该说，偏偏一男一女在子夜乘电梯时停电，是不是？”虞汀不作声了，这男人不简单，一下子就把她的心思看透了。她说：“艾捷你打打电话吧。”“这电梯没有安电话，是一种很老式的电梯。我们耐心地等吧。”虞汀大喊起来：“等电来救我们？”“应该说我们并没有濒临绝境，无非是耽搁一点时间而已。”“要是一夜不来呢？”“上班总会来电的。”虞汀的心一抖，上班时来电，许多人看见他们一脸疲惫地从电梯里走出来，那可是天大的新闻了。她没有作声，噘着嘴，可惜艾捷看不见。寂静在电梯间弥漫着，压迫着虞汀的胸口，使她很难受。她终于耐不住，说：“就是你，要不我会乘下一趟电梯的。让你一个人在电梯里，我则可以在停电后，顺着楼梯走下去。”艾捷说：“上帝可怜我孤零零一个人乘电梯，便让你来作伴，你说是不是？”虞汀“哼”了一声。

不管怎么说，停电是一个严峻的事实，在黑咕隆咚的电梯间，只有一个男人

和一个女人。而且，虞汀渐渐觉得空气在变凉、变冷，没有电，中央空调也停了，不供暖了。她说：“真倒八辈子霉了！”

“嘘——”艾捷肯定是嘟起嘴，才发出这种声音来的，虞汀想。这种模样一定很有趣，像一个不谙人事的小孩子。她任性地说：“真倒八辈子霉了！”

艾捷说：“别瞎嚷嚷。你听，雪的声音，很远很远，又很近很近，沙沙沙……像春蚕在噬着桑叶，像春天的雨洒在碧绿的枝叶上。你听听。”

虞汀不作声了，细细地听起雪来。

“虞汀，听见了吗？”

“听见了，挺温柔的一一其实雪落无声，是心有声。”

艾捷显得很高兴，连连说：“你不是一个俗人。说真的，我很感谢你，你能理解我。我们那个室的人老说我神神道道的，不像个市委的干部。连我老婆也是这样认为，好在我们分手了。真的，雪花太美了。我想起古人所说的一段话，你想听吗？”

“想。”

“天公剪水，宇宙飘花，品之有四美焉：落地无声，静也；沾衣不染，洁也；高下平铺，匀也；洞窗辉映，明也。……”

待艾捷一念完，虞汀说：“你怎么分到市委机关来了？这不是委屈了你！”

艾捷说：“命运安排吧。我是学中文的，喜欢写诗写散文，却被选到这里来了。其实，我真的不适合这里的工作，一切都很刻板，周围的人似乎都是‘克隆’出来的，说一样的话，写一样的文字，连走路的姿势都如出一辙，平平稳稳，不快不慢。我再干几年，也会一样的，对于个体生命的体验来说，几乎是白纸一张，或者说在这里即使工作几十年，不过是一天的重复。有什么意思？”

虞汀的脸又红了一下，喃喃地说：“我也有这种感觉。”停了一阵，她又说：“艾捷你刚才说起的那个女同学，我猜她肯定不是你的妻子。”

“是的，在毕业前夕她得了白血病……后来就死了……那是个很有才气的女孩子，我们很要好。她笑起来特别好看，笑声像珠子落在玉盘里，有一种圆润的质感。后来，我工作了，结婚了。妻子是父亲同僚的女儿，是双方父母撮合的。我们压根儿不是一路人，她老抱怨我在仕途没有作为，总是一个副科长，她说你这副科病什么时候可以治好！我想和她谈点什么别的，诸如诗歌、散文、绘画、音乐……她说：这些都是酸文人的破玩艺儿，疯疯癫癫的，特没劲。吵呀，闹